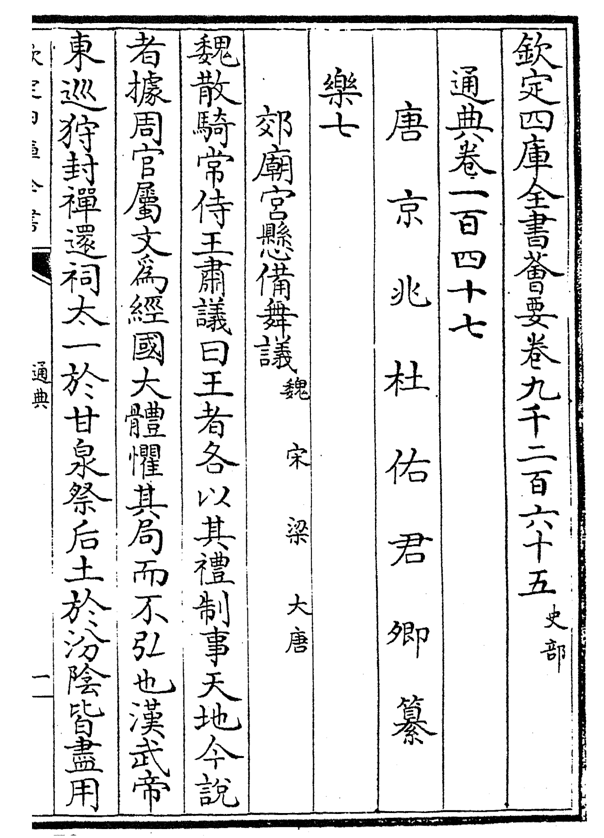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六十五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七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樂七

郊廟宮懸備舞議　魏　宋　梁　大唐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屬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弘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

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圜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奏可肅又議曰說者謂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祀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八佾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讌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

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韎音莫拜切）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鞮鞻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曰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

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苞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尚書盧毓奏叶律中郎將左延年議按周禮以雲門祀天咸池祀地又今宗廟用宮懸則祀天地宜用宮懸博士趙怡以爲古無四懸自周始耳未有作古樂而用近懸也按今天地之樂懸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懸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侍中繆襲議周存六代

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承漢氏韶武魏承舜
又周爲二王之統故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
四代之樂奏黄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
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
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及二至祀丘澤於祭可兼舞
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
以兼雲翹祀圓丘以育命祀方澤祀天地宜宫懸如延
年議司空衛臻議圓丘宜用大韶樂宜宫懸宗廟之樂

宜用武始咸熙○宋武帝永初始調金石文帝元嘉十八年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後詔顔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孝建二年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按禮祭天地有樂者爲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樂於圜丘之上天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吕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

以為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漢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晉氏太始之初傅玄作晉郊廟歌詩三十二篇太康中荀藩受詔成父勗業定金石四懸用之郊廟是則相承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歌雖奏而舞象未陳懼闕備禮方茲禮儀遺逸罔不具舉而况出祇降神輟樂於郊祭昭德報功有闕於廟享謂郊廟宜設備樂於是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並同萬

秋議○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懸按周官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周禮則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文按所以不宮懸者事人禮縟音辱數也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衮而至敬不文觀天下

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數旨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致敬所應施用耳○大唐麟德二年十月詔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韞而未伸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

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拂依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衣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於懸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仍依舊别設儀鳳二年十一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據貞觀禮郊享曰文舞奏元和順和永和等樂其舞人著委貌冠服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人著平冕手執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勑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

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并改器服俱以慶善樂不可降
顧破陣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曲依舊迄今
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舞武舞既不
可廢并器服總宜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日依奏神功破
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而作
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
奏聞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貞觀
年中所造武舞準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

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靖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讋伏六變象兵還振旅謹按貞觀禮祭享曰武舞唯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止既非師古不可依行其武舞凱安請依古禮及貞觀禮六成樂坐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徧修入雅樂只有兩徧名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五十徧修入雅樂只有一徧名九功上元舞二十徧今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舞未畢今更加破

陣樂慶善樂恐獻酌以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
慶善樂上元舞三曲並請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
冀於事爲便破陣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按古
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韶大夏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
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先儒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
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請應用
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陣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勑於
圓丘方澤太廟祠享日則用上元之舞臣據見行禮欲

於天皇酌獻降復位高皇在位尊號天皇以後即作凱安六變樂止其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舞三曲待改修訖以次通融作之即得新舊並行前後有序詔從之開元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玄云此無商調者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尅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

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寔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故禮稱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秖如宮聲爲君商聲爲臣豈以臣位配金爲臣道使爲剛乎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按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最

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兹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顔脩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按周禮奏太蔟歌應鍾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謂神州社稷也太蔟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

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社即乖古法乃下奏太蔟上歌黄鍾但太蔟黄鍾俱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乃是陽合於陽非特違其禮經抑亦乖於會合其社壇歌黄鍾請改爲應鍾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玉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冀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今祭

器茵褥總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於方色舞者常持
皁飾工人恒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爲不便其工人衣服
請各依方色其宗廟黄色仍各以所主色褾袖又以樂
治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樂教
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其國子諸生請教而樂經同於禮
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易災害不生其
樂經章目雖詳稍乖旨要請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
頒下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迴直太樂李尚
沖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詮叙前後

所行用樂章爲五卷以付太常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隋太常舊相傳有燕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妾趙方等所詮集詞多鄭衞皆近代詞人雜詩至是緜又令太樂令孫元成更加整比爲七卷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太山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酌福飲福酒用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鍾元和之樂禪社首送神用林鍾宮順和之樂享太廟迎神用永和

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代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太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真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徹俎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黃鍾宫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慎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

律請編入史冊萬代施行乃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依所請宜曰大唐樂

郊廟不奏樂廟諸室別舞議 宋 大唐

宋顏竣七旬反 議曰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援准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理固不然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也大司樂職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衆經郊祀有樂未有明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於有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其惟不襲名號而已今樂典淪滅知音代寡改作之事臣聞其語正德大豫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爲宣化之舞大豫爲興和之舞庶足以

光表世烈悅彼後昆前漢祖宗廟處所各異主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合食殿庭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别制後漢東平王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祗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肅之議合於典禮適於當今左僕射建平王宏又議竣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則易之作樂非爲祭天也按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于上帝春秋傳曰告

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稱故或謂之昊天或謂之上帝或謂之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數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既以配天為義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言上帝耳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為五帝後冬至

所祭爲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記云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尚明所用質素無害以樂降神荀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東平王蒼以謂前漢諸祖别廟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祫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祖宗不宜人人别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别廟之禮晉氏以來登歌頌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

樂舞何獨不可迭奏苟所詠者殊雖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耶衆議並同○大唐貞觀十四年六月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誠絜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祕書監顔師古議曰伏惟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崇瓜瓞詩云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智虞夏二代發貞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為辭太祖景皇帝迹

肇沮漆敎漸豳岐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言遐遠之期惟天所命長與福祚流於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啓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歷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兹多祜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謂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
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
德載物凝暉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
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
給事中許敬宗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
在天式彰於嚴配前聖所履莫大於兹鍾律革音播鏗
鏘於享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蒸嘗爰制典司加崇稱
號循聲覈實敬闡尊名謹備樂章式昭彝範皇祖弘農

府君宣簡公懿王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詔曰可

祭日不宜徧舞六代樂議 梁 陳

梁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

備六代樂帝曰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即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記載初無宗廟郊禋徧舞之文唯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按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備其文武二舞耳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受周以武功所以兼之而不用

頀者頀武舞也周監於二代質文乃備納蠻夷樂者此明功德所須蓋止施禘祭不及四時也今四時之祭而不徧舞者何夫祭尚於敬不欲使樂繁禮縟故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彼義反倚乙利反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儒者知子頽宴享猶舞六代不知有司跛倚不敬已大若依肅議用六代樂者郊旣有

迎神之樂又有登歌各頌功德徧以六代繼之出入方待樂終然後罷祭者此則乖仲尼韙晏朝之旨若三獻禮畢即便卒事則無勞於徧舞也○陳武帝欲設備樂有司議以梁武帝議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並即注同祠部侍郎姚察乃轉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

舞佾議宋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

舊給伎總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博士傅崇議以爲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爲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一例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總章舞伎即古之女樂也殿

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一例輒減二人通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

宗廟迎送神樂議 宋 梁

沈約宋書曰東晉及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

或云廟以居神恒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意以爲並乖其義立廟居靈四時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無常何必恒安故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曰祖考來格漢書安世房中歌曰神來宴娭詩云三后在天又云神保適歸歸於天也此蓋言神有去來則宜有迎神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有迎尸送尸今近代雖無尸豈可無迎

送之禮又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梁有司議曰漢禮樂志云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宋孝建則奏肆夏元徽則奏昭夏魏晉無文齊則因宋桉周禮尸出入奏昭夏二者尸牲所奏本無迎送之義郊特牲曰殷以樂降神周以鬯降神殷尚質據天而起先聲樂乃灌地周尚文據地而生先灌地乃擊樂以殷而言止施郊壇清廟嚴閟此唯靈宅主安於龕龕神若是依既無出入何事迎送歌陽而迎

彌非降神之敬儒者云周祀尸出入奏肆夏今無復尸即以迎神尸非神神非尸迴此迎神失之以遠宗廟則應省迎送樂武帝制曰禮云祭之日樂與哀半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尚書有高宗肜日之文詩著絲衣繹賓尸之作故儒者説言今日之祭明日又祭殷曰肜周以爲繹肜繹之祭在乎門傍名以爲祊此豈不以神靈不測於此庶或遇之殷人求陽周人求陰今已絶灌地之禮宜在求陽之義尸非神神非尸令可得言主非神神非

主以不若爾主雖安於龕室神則無所不之送迎之樂彌會陰陽不測之理前儒之議如似可安今隨人所用

散齋不廢樂議 後漢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郗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彧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音姬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

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

臨軒拜三公奏樂議晉

晉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引太始閒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而樂止王者諸侯尊卑雖殊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為嘉禮是以准昔儀注

謂宜作樂令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也又
按泰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啓嘉祚宜依
漢魏故事大會武帝詔曰情懷哀慘每歲正會以四方
集故不從心耳此日可不會循如前典無不應會但時
有險夷故謂異耳非謂斯時不應會也太常蔡謨等言
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令門下云非祭享則無
樂按冠禮有樂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
親臨軒百僚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

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叙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至於隨時之宜或樂制未備非守禮之官所裁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典拜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又言臨軒三公不應有樂禮無其文按衞宏所撰漢儀拜丞相亦無

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揚賓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庸於樂

三朝行禮樂失制議 晉

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者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

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又叔孫通所製漢儀後無別行禮事荀氏云

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
之舊聞未知所應旹晶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
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食舉樂歌詩十二篇三元肇發
羣后奉壁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
禮邪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製四篇復襲前軌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唯詩雅云武拜稽首天子萬
壽豳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𩬊

髴其事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
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法酒侍坐殿上
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
鐘鼓而無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郎郭
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
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
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
鄧吴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

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傅玄述具存

三朝不宜奏登歌議

禮記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以相示郊特牲云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太師

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金奏擊拊小師職云大祭祀登歌擊拊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韋為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深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按登歌各頌祖宗之功烈去鐘撤竽以明至德所以傳云其歌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

也檢以經記悉施郊廟耳非元日所宜奏也若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升工席殿以歌祖宗君臣相對便應涕淚豈可獻酬舉爵以申歡宴邪若改辭易旨苟會一時則非古人登歌之義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侑皆合鐘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則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巴渝舞雜武舞議 魏 宋

魏文帝黃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至明帝景初元年尚書奏考按三代禮樂遺典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晉又改魏昭武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武帝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朂所次郭瓊宋識等所造正

德大豫二舞○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正德舞爲前舞大豫舞爲後舞建武二年有司奏宋承晉氏郊廟之樂未有名稱直號前舞後舞有乖古制於是改前舞爲凱容謂之文舞後舞爲宣烈謂之武舞何承天三代樂序云正德大豫二舞蓋出於二容樂然則其聲節有古之遺音焉晉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舞初不言因革昭業等兩舞承天空誤二容竟自無據按正德大豫二舞即出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何以知之宣武魏昭武

舞也宣文魏文始舞也魏改巴渝爲昭武五行曰大武
今凱容舞則執籥翟此即魏文始舞也宣烈舞有牟弩
有干戚牟弩漢巴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宋代止革其
辭與名不變其舞舞相傳習至今不改瓊識所造正是
雜用二舞以爲大豫耳夷蠻之樂雖陳宗廟不應雜以
周舞也遂皆稱雅正以爲盛德歷代景行所差實遠

皇后樂議魏　隋

魏文帝黃初二年侍中繆襲奏曰文昭皇后四懸之樂

當銘顯其均族次第依太祖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書奏曰禮婦人繼夫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別廟至於宮懸樂器音均宜如議奏可○隋牛弘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尚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金石弘等采肅統言以取正焉煬帝大業元年祕書監柳顧言增房中樂益其鐘磬奏曰房內樂者主爲王后絃歌諷誦以事君子文王之風由

近及遠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鐘磬鄭玄曰燕房中樂也以此而論房中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鐘磬也請以歌鐘各設二簴土革絲竹並副之女伎隸習朝燕則用之詔曰可

東宮宴會奏金石軒懸及女樂等議梁　大唐

梁武帝天監六年東宮新成皇太子出宮後於崇正殿宴會兼殿中郎司馬褧議謂既於崇正殿宴會太子臨

座其事重宜依禮會奏金石軒懸之樂舊東宮元會儀注宮臣先入入時無樂至上宮客入方奏樂天監中掌賓禮賀瑒議按禮賓入而懸興示易以敬也和易以敬宮人皆然謂不應有異愚以宮人始入便應奏樂制曰宜瑒又議上宮元會奏大壯武舞大觀文舞舊東宮儀注既不奏問樂府有綴是舊儀注闕制曰學者今止充應猶未見其儀更可議曰按禮記云天子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功其治人勞者舞行綴遠其治人逸者舞行

綴短觀其舞知其德以此而求諸侯舞時王之樂可知也況皇儲養德春宫式瞻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焉制曰依議瑒又議上宫元會始作樂先奏相和五引令未審東宫元會同不制曰宜同◯大唐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宫臣就率更寺閲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諌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强國富秦

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爲樂必務治容哇咬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兹起殿下監撫餘閑宴私多適後庭妓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羣僚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

皇帝幸東宮鼓吹作議晉

晉武帝時儀曹關皇太子某月某日納妃依禮舊不作樂未審至尊明幸東宮應作鼓吹與不輿曹郎虞龢議

謂輿駕度宮雖爲婚行迹實遊情求治作鼓吹非嫌

國哀廢樂議

遏密不設懸議　晉　大唐

晉有后喪下太常曰朝廷遏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廷也於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大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朝其

樂懸及享羣臣並停永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享祀郊廟並奏宮懸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魏祔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祠典爲先今既逾年理宜從吉若不肄習實慮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大歷十四年十二月禮儀使吏部尚書顔眞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樂鄭注云去謂釋下也是知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遏密懸而

不樂愜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懸如有大臣薨沒則量事輕重懸而不作勑付所司

大喪而弟嗣位未三年廢樂議晉

晉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爲自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僖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

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縗麻卒
禮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
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

大喪在寃梓宫未返廢樂議　晉

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爲丞相在建業主簿
熊遠議以懷帝梓宫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
崩四海遏密八音禮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崩
於虜廷梓宫未返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憂

容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以廢歡悦伎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閤祭酒范堅白事云伏見每宴會衆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安今國恥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取則於朝廷敦從之

皇后崩服未終廢樂議晉

晉符問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巳入廟當作樂不博士徐虔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

叔向猶譏之今宜不懸虡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但先人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太后父喪廢樂議　晉

晉征北將軍褚裒薨（皇太后之父）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元會當作樂不尚書王彪之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奚爲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

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宫煥然故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為早不盡徹樂之謡或指在於斯也縱令咸康末不盡徹樂以為合禮亦非所以證令明喻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鐘歌簫之音實聞於内殿非禮所謂

不舉樂之説今所欲存者輕所爲廢者重畧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皇后母喪廢樂議 晉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遠言被符冬至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況餘事乎冬至唯宜羣下奉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

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今舊事明文卿詳疑處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三月之内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如遠所啓咸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宜已為定制誠非羣下所得譏論

公主喪廢樂議 晉

晉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應作樂不博士荀訥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舉樂

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引晉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以來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

太子所生喪廢樂議　晉

晉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司馬府參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

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據於義

爲短今愍懷太子正位東宫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既處

其重無緣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大臣喪廢樂議周　晉

禮記檀弓曰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

鐘杜蕢自外來入歴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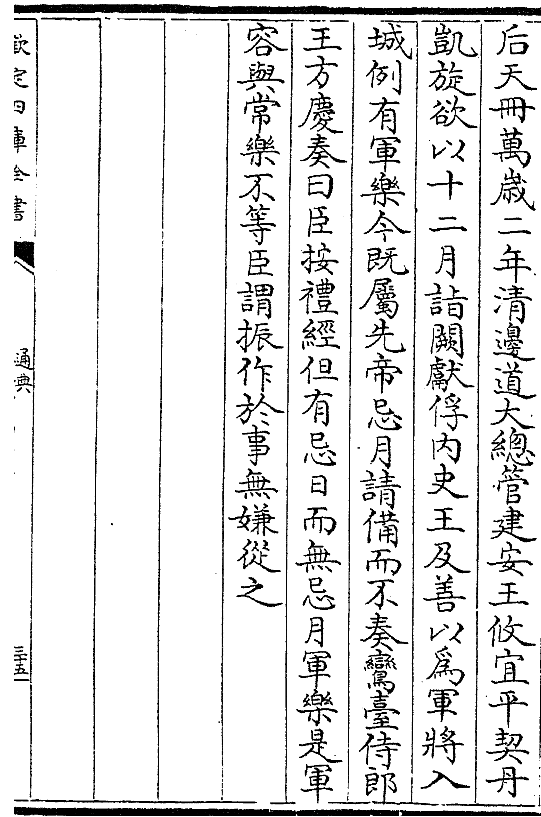
斯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

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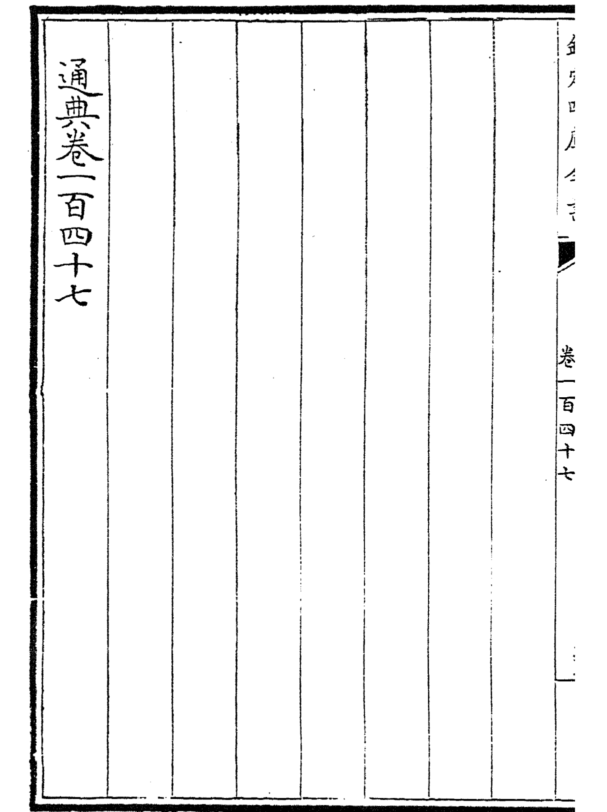
疾日不舉樂大臣喪重於疾日○晉賀循議曰上車騎大將軍未葬表不應作鼓吹鼓吹之興雖本爲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於宫庭發明大節以此爲盛與樂實同按禮於貴臣比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也

忌月不廢樂議 晉

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於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大唐武太



后天冊萬歲二年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凱旋欲以十二月詣闕獻俘内史王及善以爲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既屬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鸞臺侍郎王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通典卷一百四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張金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補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内强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歴代因襲委政郡

縣緬尋制度可采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陵邑以為强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勲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顯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

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元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

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十纔一二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拔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糜耗天下若斯之甚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

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

強大而悖賈誼覩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

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

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名

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胷

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

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

危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其性茍求其用授以銛刃委之專宰利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喻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人之聽穎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

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鵝鸛之勢隨地形而變陣飈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乗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鋭而争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命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况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

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鳴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似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令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為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今輒捃摭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但取事頗相類不必一二

皆同覽之者幸察焉其與孫子義正相叶者即朱書其目頗相類者即與墨書其法制可適於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本目之末

第一敘兵　收衆　選擇附　立軍　令制附

論將　搜才附

第二法制附　雜教令附

第三料敵制勝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察而後動　驗虛聲知無實　敵降審察

第四間諜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臨敵易

將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敗　推誠

示信　示義

第五撫士　明賞罰　賞宴不均致敗　行賞安

衆　分賞取敵　行賞招降　示惠招降

軍師志堅必勝　軍將驕敗　敵屢勝驕不

備可敗　軍行自表異致敗　師行衆悲恐

敗　聲感人附　守則有餘　守拒法附

第六示弱　示怯　示緩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示強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

第七佯敗引退取之　偽稱敗怠敵取之　引退

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敵破之　引退設伏

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鬬襲其營　示退

乘懈掩襲　敵退追奔　縱敵退於歸路設

伏取之　兵機務速　掩襲　甘言厚幣乘

懈襲之

第八避鋭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堅壁挫鋭

不戰挫鋭　敵饑以持久斃之　因敵饑乘

其斃而取之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致敵

力疲夾攻敗之　陣久疲致敗　出其不意

擊其不備　攻其不整　先設備而勝

第九以逸待勞　師不襲遠　餌敵取勝　軍勝

虜掠被追襲敗　抽軍　早辭怠敵　稱降

及和因懈敗之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兩

軍相對繼遣軍助即勝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我寡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挑戰　敵處高勿攻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假託安衆

第十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鄉導　下營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陣附　先據要地及水草　識水泉隔山取水越山度險附　據倉廪

第十一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附　軍師伐國若

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必攻其易　輕
易致敗　乘敵亂而取之　分敵勢破之
審敵勢破之附　布陣大勢分易敗　惜軍
勢　力少分軍必敗
第十二按地形知勝負　自戰其地則敗　據險
隘　塞險則勝否則敗　死地勿攻　總論
其地形附　勵士決戰　衆寡勢百相懸勵
士攻其師　乘卒初鋭用之　激怒其衆

第十三圍敵勿周　圍師量無外救緩攻取之

攻城戰具附　絕糧道及輜重　火攻　火兵附　火獸附　火禽附　火盜火弩附

乘風取勝　水攻　水平及水戰具附　敵半涉水擊必勝　軍行渡水附　禦敵水軍

絕下流敗之

第十四因機設權　多方誤之　先攻其心　奪敵心計

第十五敵無固志可取之　歸師勿遏　大陣動則亂因乘而敗之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乘勝　乘勢先聲後實　因敵懼遂取之

推人事破災異　散衆　風雲氣候雜占

附

兵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彼我之情一曰道德化二

曰天（惠覆）三曰地（慈愛）四曰將（經畧）五曰法（制作）道者令人與上下同意也（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佹（佹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晋陽之圍沈竈生蛙人無叛疑心矣）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言以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度）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敗而況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易見也凡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力屈貨

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兵聞拙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巧之久者也言其無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籍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於敵還方入國因釁而動兼惜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言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得用兵之利也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使利也若秦

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敵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為次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全卒為上破卒次之自一校下至百人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人以下至五人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未戰而敵自屈服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之縻軍縻御也又縶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兵不可以從中御不知軍中之事而欲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

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夫治國尚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不知三軍之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覆疑矣不得其人之意志知之君既闇於用臣不知權變而謬以為勢位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而任成安君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為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

叙兵

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掌軍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井田

之制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於是戎馬車徒干戈素具矣術音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具軍禮篇歷代皆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眚之眚猶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

伐之暴內淩外則壇之壇讀為墠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治其罪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之犯令凌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謂有禽獸之行此禁暴請民之大畧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以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愍以技擊強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奮盛起也秦昭以鋭士

勝銳勇利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偷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鉅大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冑兜鍪也冠冑帶劍者冠兜鍪而又帶劍也贏謂擔負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竹仲反復方目反如此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衰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人也

酷烈（陋地小也阨固也酷重厚也烈猛威也）狃之以賞慶導之以刑罰（狃串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為相君長也）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矜持也）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鰓懼貌也軋蹂轢也鰓音先祀反軋音於黠反）然則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

可以直秦之銳士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絶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

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牙爪禽獮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仇敵猋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猋音標）管子曰夫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告軍費）制器（兵器）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謂使習武藝）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隘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也）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

而無敵者八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至於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民無所他往故得民致死四變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

功於上也功厚則禄多故亦自為戰而德於君九變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寇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音子廉反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蘢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隘阻阸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

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谿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反復百里則用騎故步為腹心車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廼行具邊防匈奴篇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内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岨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具邊防拓跋氏篇

收衆

後漢建安中劉表為荆州牧今江陵郡劉備時在荆州衆力

尚少諸葛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悦可語劉荆州令凡有游户皆使自實因録以益衆可也備言其計故表衆遂强

選擇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貌尫弱不勝衣甲又戎具所施理須堅勁須簡取强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勝舉衣甲器仗須徹札陷堅須取甲試令斫射然後取中

立軍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人也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也五卒為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萬二千象十二月五百象閏也〇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為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

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明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乃作内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之里以為三軍擇其賢人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寄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

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

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横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内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

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是曰八陳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一說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列有頭）二列為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為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為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二百人立候）二曲為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為裨（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為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也）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

人即分為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為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千人

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

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廂各二軍軍各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千八百五十人

戰兵内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十人守輜重諸圜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且以二萬人為軍四千人為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

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為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横列十八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虞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横列十八口幕四總管有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横列各十八口幕四步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别闊十五步計當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十四步並令南北東西

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准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擘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六寸地併衡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賊庭即五步以上下幕准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凡以五十人為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為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為一隊餘又五人押官一人隊

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傔旗二人即充五十至於行立前却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陳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救人陳散計會隊内少者勘不救所由斬

令制附

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傔減大將軍半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子將八人奏其分行陳辨金鼓及部署傔各二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

倉司騎司冑城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副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六分支甲八分支頭牟四分支戟一分支弩一分支棒三分支弓箭一分支槍一分支排八分支佩刀纛大將六口中營建出引軍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出前列門鎗二根以豹尾為刃榼苦盍反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五方旗五口中營建出隨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嚴警鼓十二面營前左右行隊列各六面在六纛後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各列六具以代金隊旗二百五十口

尚色圖禽獸與本陳同五幅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為誌認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陳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亂大將陳將鼓百二十五面恐設疑警敵用每隊驢六頭幕五口每火鍋一乾糧面袋以皮為之不然馬盂刀子錯子鉗子鑽子藥袋火石袋鹽袋用夾帛解結錐袴奴抹額六帶冐子氊冐子攤子鞦韉鞦莫忽反韉奇孔反鋸鑿各二分鐮四分切草刀二分行布槽一分大小瓢二分馬軍鞍轡革帶披氊被馬氊皆二絆插揵每馬一疋韋皮條各皆三絆揵音健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

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之輔輔周必强輔隙則國必弱

論將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中軍帥也）趙衰曰郤縠可（衰初危反）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偃之兄也）

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也犨赤周反終勝楚於城濮○戰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奢書使傳之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子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為將破趙軍者必是兒也及是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

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且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决矣其母因曰即有不稱妾得無隨罪乎王許諾之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萬衆降秦秦悉坑之○漢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帝以問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為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

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顔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

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賔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謂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

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漢武帝以李廣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取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鐎音譙形如銅銅音火元反即鐎也俗呼銅銚銚音挑幕府省約束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而無以禁其士卒亦佚樂咸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云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

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明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若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塜以長戟自守遼叱權權不敢動遥見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

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惰以致命之兵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同異為之密教即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矣

搜才附凡為將統戎在知士之器局當設科目差等優異應機而任以收其效

選士之科沈謀密略出人者詞辯縱横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説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諜

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逕路迂直堪鄉導者巧思出入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彊徹札戈鋋劒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虜搴旗斬將堪陷陳者趫捷若飛踰城越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趫起嬌反覘甘厭反）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鈎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説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要資權譎以取勝耳）罪犯者父子兄弟破執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故贅壻入

虜欲昭迹揚名者贅音章銳反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